



游藝

杨白民、
城东女学及李叔同

陈 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游藝

杨白民、
城东女学及李叔同

陈 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陈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2

ISBN 978 - 7 - 5426 - 4427 - 5

I. ①游… II. ①陈… III. ①城东女学—校史②杨白民(1874~1924)—生平事迹③李叔同(1880~1942)—生平事迹
IV. ①J2 - 40②K825. 46③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661 号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

著 者 / 陈 星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彩 插 / 8 页

印 张 / 13.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427 - 5/G · 1295

定 价 / 48.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T:021 - 66019858

序言：关于“城东女学”

丰一吟

“城东女学”是杨白民先生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生于1929年）。可是后来我常常听到父亲讲起这学校。奇怪的是母亲也常常讲起这学校。在我眼里，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虽然会给子女或他人写信，但写的字歪七歪八的。我以为母亲大概只念过小学两三年而已。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她在城东女学念过书。她还不好意思地说：“你爸爸当老师，我做学生。”

在我心目中，城东女学是一所神圣的高等的学校，妈妈居然也讲过这学校，我倒是要对她刮目相看了。唉，妈妈生了很多孩子，竟把学问丢了，真可惜。后来，我听爸爸说，城东女学里的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包括我父亲的老师，杨白民先生挚友李叔同先生也曾在该校教书。父亲说他进了这学校，交上了一些朋友，学到了很多知识。

所以，城东女学在我心目中是一所神圣的学校。杨白民先生和李叔同先生是我心目中崇敬的人！

记得我曾于20世纪80年代将弘一大师致杨白民的书信（已由杨雪玖裱成长卷，其中也有部分书信系弘一大师写给杨雪玖等人的）捐给浙江省博物馆。这些书信曾是杨雪玖交与我父亲丰子恺保管，并代为寻找捐赠对象。为了尊重历史，我在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时，特地说明捐赠人是杨雪玖。此外，在上海博物馆中，应该也有杨雪玖捐赠的弘一大师书法。

其实，我压根儿没有资格来写这篇文章。但如今知道“城东女学”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虽然只是一知半解，受杨白民先贤的女儿杨雪玖前辈的孙女余大风女史之托，不得不滥竽充数，写下自己知道的点滴。请读者指教！

2013年7月18日于上海

前 言

笔者曾于2005年10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在该书的前言中，笔者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文化伟人，他的行为举止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是代表着一类特殊类型知识分子의思想和处世方式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弘一大师李叔同和与他情操志趣相近相投甚至只是与他有缘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则又很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意味的文化现象了。”笔者始终认为，弘一大师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人的交往史迹，既可看作一种特殊的传记材料，也可看作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李叔同与杨白民有着十分特殊的友情。这种特殊性可以用夏丐尊来作比。如果以李叔同出家为标志，杨白民与夏丐尊，他们一个在前期与李叔同交厚；一个则在后期与李叔同情深。

杨白民这个名字在如今的年轻人中大概是被遗忘了的，或者干脆就没有听说过。其实，杨白民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尤其是女子教育史上是有建树的人物。杨白民很早就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他在20世纪初就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衰败，就是因为教育落后。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就具有这样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1901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他对日本的教育状况了解甚多，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1903年，他回到上海，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具声望的城东女学。

李叔同结识杨白民的时间很早，而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机会与他相聚过，交谈中似乎很有一点将来一起共事的设想。此后，他俩的交往逐渐增多。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抑或是重视程

度不够,有关李叔同与杨白民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此与他俩关系实际的重要性相比显得反差极大。

鉴于此,笔者一直有心对该课题作一番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2004年,笔者通过丰一吟老师的介绍,与杨白民先生的外孙女余也艺女士取得了联系,蒙也艺女士再介绍,又结识了她的姐姐余也果女士。2005年,余也果女士专程来杭州向笔者讲述了她所了解的杨白民事迹,并出示了一些文献资料和照片。2006年5月,余也果之弟余也鲁先生携女余大风、女婿戚其文、外孙戚兆龙来访问,居然出示了杨氏家族后人珍藏的两件弘一大师书法作品,并表示在上海尚有了了解杨白民事迹的亲戚健在,同时还发现了许多关于杨白民及城东女学的文献及其他一些李叔同的真迹资料 and 杨白民与文化艺术界人士交往的实物遗存。这个因缘,令笔者即起著书之心。此后,笔者多次赴沪采访,并收集了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也与杨氏家族的其他后人见了面。回杭州后,杨氏家族后人中的俞家平先生又寄来《杨白民先生墓志铭》和杨白民瓷像及杨白民之女杨雪瑶的国画作品照片;余也艺女士和丈夫詹斐生先生来杭州,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笔者则又访问了杨白民的外孙张雪明先生、女婿堀江友吉(俊宏)先生。杨氏家族后人的支持令人感动。尤其是在本著的不断修订过程中,余大风、俞家平二位始终给予了鼎力协助,这是要特别感谢的。

本书的写作,以杨白民与李叔同交往史实为线索,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研究城东女学的始末及其成就,希望能够以此来纪念曾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杨白民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厚爱,也感谢同事、文献资料专家刘晨教授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目 录

序言:关于“城东女学”/丰一吟	1
前言	1

上篇 杨白民·城东女学与李叔同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的创立	3
二 城东女学的学科设置及教育教学理念	20
三 城东女学的艺术活动	44
四 城东女学的师资和学生	60
五 李叔同与杨白民	73

下篇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及杨氏家族与弘一大师

一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与尾声	133
二 杨氏六女述略	142
三 中国女子书画会的成立与杨氏三姐妹	165
四 杨雪玖与弘一大师	175
五 杨氏家族的部分艺术品收藏	194
跋/余大风	202
后记	204

上篇

杨白民·城东女学与李叔同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的创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由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演变,商埠的不断开放,教育亦日趋殖民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的爱尔德赛在宁波首创女子学塾,拉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序幕。从以下一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在起始阶段具有浓厚的教会殖民色彩:

1847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女塾;

1850年4月,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

1850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办女校;

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在上海办文纪女塾;

185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牧士的夫人在广州办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

185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的夫人在福州办福州女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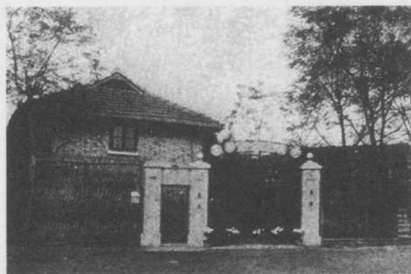
1854年,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天津办淑贞女子小学;

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办育英女书院;

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在上海办女塾,后为清心女子中学;



清心女校旧影



爱国女学旧影



1912 年孙中山视察松江清华女校时与师生合影

1864 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办贝满女学堂。

.....^①

从客观上讲,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但它毕竟带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文化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这其中自然包括兴办女学。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张之洞在《劝学篇》最初的序文中说“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②,但在 1898 年 5 月 31



《女学报》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刊物之一,1903 年 2 月出刊,其前身为《女报》。月刊,陈撷芬主编。苏报馆发行。4 期后迁日本东京出版,委托国民日报馆代发行,旋停。1898 年亦有同名之《女学报》,由中国女学会创办,月出 3 期,后改五日刊。主编康同薇(康有为女)、李惠仙(梁启超夫人)、叶蘊华等。为中国最早的妇女杂志。前三期免费赠阅。第 4 期起“每张暂收纸料钱”。今见 12 期

① 参见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

② 参见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日,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由经元善创办,他的目的是:“惟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学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①其后,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气日盛。1901年,苏州兰陵女学成立;1902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1902年10月,吴怀疚在自家办女塾的基础上设立务本女塾,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宗旨,以为“女学乃教育之基本”。蔡元培也于1902年在上海开办了爱国女学……到了1907年,中国各地的女子学堂已达428所。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次年1月正式颁布,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在法理上解决了女学的地位问题。^②但是,就清政府而言,其态度还是极为保守的,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女学界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当然,客观的情形是,女学在中国犹如雨后春笋,各地纷纷创办,女子教育终于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中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自然离不开维新人士的推动和提倡。梁启超在1896年曾发表《论女学》,代表了维新人士的意见。他以为西方之强、日本之兴,均得益于男女平权及女学之提倡:“女学最强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而“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幸矣”。^③在维新人士的提倡下,有关社会团体和出版物相继出现:1897年,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组织“女学会”,并创办《女学报》。

都市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学的重镇。据1898年的《女学报》统计,仅上海一地,女学就达15所之多。到了



1915年5月5日创刊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主办,月刊,王蕴农主编。1931年12月停刊



1915年1月25日创刊的《中华妇女界》,中华书局主办,月刊,1916年6月终刊

①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1915年,上海的女学数量达到29所。^①在这样的形势下,杨白民于1903年在上海的家里创办了城东女学。杨白民“具有新头脑”^②,就在中国人自办女学风起云涌的1901年,他东渡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他的这一举动很值得人们研究。一方面,他受兴办女学之国人的影响,有志于投身该项事业;另一方面,他却有敏锐的眼光,以为要创办中国人的女学,当首先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

早在1876年,清政府驻日副使张斯桂就已在《使东诗录》里透露了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并大加称赞。其后,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1879年),访日人士黄庆澄写了《东游日记》(1893年),都谈及日本的女学教育。这些文字,无疑使许多有志于女学教育事业的国人开阔了眼界。到了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居然还在日本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以女子教育为急务”。^③杨白民就是在这种信息传播于国内的前后前往日本的。他的目的应当很明确,即在中国办女学无章可循,而近邻日本则有了较为完备的女子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教会女学而言,无论是习惯、思想体系(儒学)还是伦理,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杨白民留日期间,正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时候。比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所办的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日本人永江正直著、杨廷栋与周祖培翻译的《女子教育论》一书;1903年6月,陈撷芬在东京复办《女学报》。而留学生创办的“滇活”社简章则规定:“以普及教育,统一言语,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这种情形使得许多中国留日学者在回国后往往选择了女学教育事业。如1902年,留日的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也任教于中国公学、浔溪女学和明道女学。杨白民当然不会例外,因为他赴日的目的原本就十分明确——考察女学教育。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杨白民实际上已经命妻子送女儿读书。杨雪琼在《先严述略》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录:“先严遂于辛丑年,自备资斧,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雪琼时方九龄,风气未开,女子

① 见上海县知事公署编:《上海县教育状况》,1915年8月。

② 郑逸梅语,见郑逸梅著:《逸梅随笔》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③ 见朱有璈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鲜有读书者。先严抵日后，即致书吾母，命送雪琼入务本女学走读。以路远午饭不便，即自日本寄饭盒一具，俾雪琼每晨携饭菜到校，一以勉苦学，一以开风气也。”^①杨白民在日本时，尽管也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比如参加义勇队，倡革命之说，但他终于还是“继审救国之要，在于教育，遂返沪创女校于家”了。杨白民办女学，其观念是很鲜明的。他以为：“无论男女，但求读书有成，为社会谋幸福，继续我平生事业，虽女庸何害。”^②



1930年10月，参加国货时装展览会的女本女中学生留影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杨白民在回国后立即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

城东女学成立后，发展的势头很好。1906年5月28日，《申报》发表《江苏学政考查上海各校分别等第表（续）》，其中对城东女学的评语是：“校长杨士照管理合法，苦心提倡，已开办四年，殊属难得。学生程度颇有出色者。奖给匾额。”由于以往学界对杨白民缺乏研究，故已见有关杨白民的生平资料均十分简略，而在不同的文献中对某项史实也有表述上的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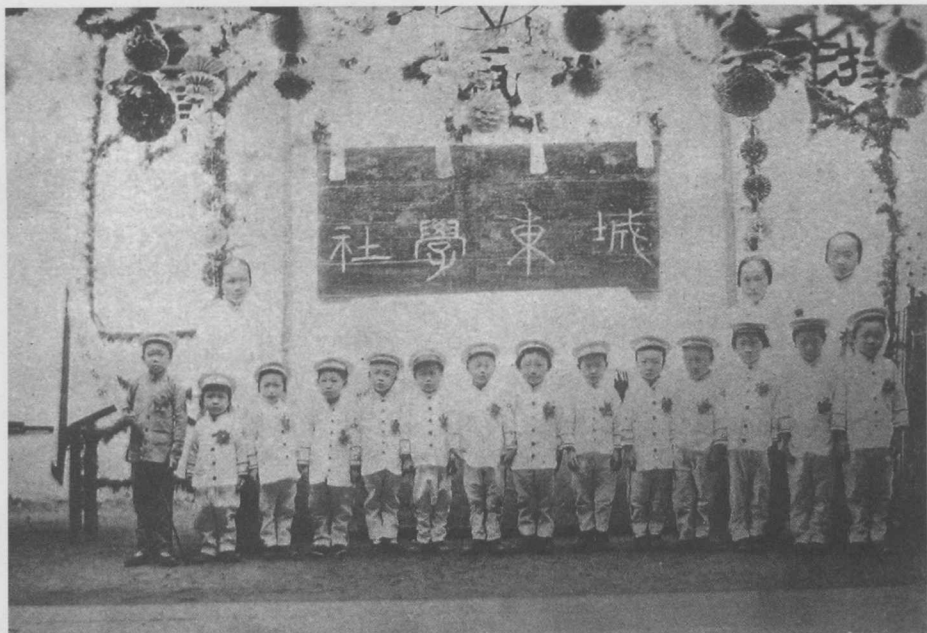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中对杨白民的注释为：

杨白民（1872—1924），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攻女子教育。归国后，创办城东女学于上海市，成绩斐然。黄炎培、萧退闇、吕秋逸等，皆曾执教该校。^③

① 杨雪琼：《先严述略》，见《哀音》，杨氏后人自印本。

② 杨雪琼：《先严述略》，见《哀音》，杨氏后人自印本。

③ 林子青主编：《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在该社2010年10月版《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文艺卷、杂著卷、书信卷中，此注释已改为：“杨白民（1874—1924），初名士照，字白民，后以字行，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攻女子教育。归国后，创办城东女学于上海南市，成绩斐然。黄炎培、萧退闇、吕秋逸等，皆执教该校。”此为对其初版本的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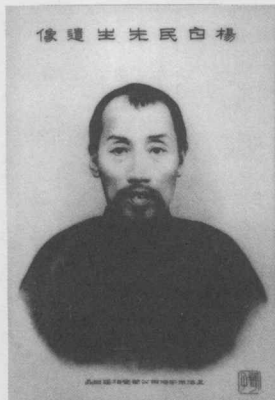
城东女学附属幼稚舍一年级学生合影,载《女学生》杂志合订本第一册



城东女学全体学生合影,载《女学生》杂志合订本第一册



杨白民像



杨白民墓碑上的瓷像。
26.4 × 17.4 厘米(俞家平先生提供。据俞家平先生致笔者函中介绍：“文革”期间上海万国公墓被毁，此像从墓地现场取回。)

郭长海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与杨白民》一文对杨白民的生平介绍为：

杨白民(1874—1924)名士照，松江枫泾人。秀才出身，其父原在上海经商，小有积蓄，所以全家便移居上海城东。杨白民年轻时即热心教育事业。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认为中国之败，乃由于教育落后，而日本之胜，则源于教育之兴盛。国家之兴衰，全在于人才的培养。所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白民便潜心于教育的研究。由此，他放弃了做官的前途，不再参加江南的乡试。1902年……他便束装东渡，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杨白民深有感触。他觉得，日本的教育事业……已经发达异常，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更是女子教育

……1903年杨白民回到上海，筹划设立女学之事。……杨白民自任校长，也作教员。

……

杨白民劬劳教育垂二十年，养成弟子数以千计，桃李芬芳，誉满东南。终因劳瘁过度，过早地离开人间，死时年仅五十有一……

遗女子六：雪琮、雪瑶、雪玖、雪子、雪珍、雪仇。^①

以上两则生平资料，对杨白民出生年的表述并不一致，事迹介绍亦不甚详细，部分记录有误。此外，在其他一些诸如有关中国近代女学研究的论著和网络文字中也有对杨白民生平的零星表述，因其学术参考价值不高，不再赘述。杨白民的生平文字不详，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杨白民的研究没有给予重视，尽管这是一项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样，一些本该发掘的史料就没有能够作深入的探访。其实，这样的史料还是有的。比如杨白民的曾外孙陈无忌先生、

^① 郭长海：《弘一大师(李叔同)与杨白民》，载《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1998年12月台北弘一大师纪念学会印行。